

◎山河志

小河淌水清悠悠

斯雄

10年前，出差到云南，第一次去大理白族自治州，在苍山脚下的洱海边转悠了好几天，湖光山色令我流连忘返。

我觉得这么美的景色，又有浓郁的民族特色，应该会有具民族特色的代表性民歌，便问当地陪同的人。对方脱口而出：《蝴蝶泉边》。

我说，这首应该不算民歌，是电影《五朵金花》的插曲，属于创作的电影歌曲。

对方又说：《小河淌水》。

“啊？《小河淌水》是你们大理的？”可能是我孤陋寡闻，《小河淌水》确实名气很大，都知道是云南民歌，但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，不知道《小河淌水》出自大理。

大约看我有些不解，陪同的人又补充说：“我们现在正邀请文艺大家，整理创作新的代表性歌曲呢……”

10年后的2023年，我机缘巧合地转场到云南工作，便迫不及待地想着尽快再去大理看看。行程安排中有大理州下属的弥渡县，注明是“《小河淌水》的诞生地”。

我眼睛一亮。弥渡县位于云南高原西部的大理州东南，相传古时候，这里是一片水乡泽国，行者易迷津，故名“迷渡”。为讳水患，清代年间改称“弥渡”。

早上驱车从弥渡县城出发，约1小时抵密祉乡。密祉乡有条文胜街，唐宋时期，茶马古道南向北穿街而过，曾经是古道上一个繁盛的驿站。古道往北，是茶马古道的滇藏道，经大理往丽江、迪庆，奔西藏而去；往南，经思茅、临沧通往南亚、东南亚。滇西人过去所说的“穷走夷方急走厂”，其中的“夷方”，大体是指缅甸、印度、泰国等地。

文胜街道全长约800米，两旁是林立的店铺。街心的引马石从文胜街北的文明阁一直铺到村南的凤凰桥，全部用长约1米、宽约30厘米不规则的石条首尾相连，两边砌以不规则的散石，虽然凹凸不平，却也结实实用且别有风味。古街两边的住家和店面，还都基本保持原样，木结构的门面，透着岁月的沧桑。据说，不长的古街上，当年有聂家店、桂花店等六七家大客马店，有“鲁、张、李”等诸家烟馆，还有“张小狗”等十余家杂货铺……为古驿道上长年累月“走夷方”的赶马人住宿、补



给及货物运转提供便利。直到清末民国初年，这里每天有上百匹的商务马帮到此打尖歇脚。

文胜古街北尽头处，有珍珠泉，因泉眼中“圆水泡连升上，好似珍珠满井中”而得名。珍珠泉边，有条潺潺流淌的亚溪河。河中用石块断续搭出一条路，跨过河，正对面山坡上以棕色石块铺底做成一面墙，上面赫然刻着《小河淌水》的歌词：

哎——
月亮出来亮汪汪
亮汪汪
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
哥像月亮天上走
天上走
哥阿哥阿哥
山下小河淌水
清悠悠

哎——
月亮出来照半坡
照半坡
望见月亮想起我阿哥
一阵清风吹上坡
吹上坡
哥阿哥阿哥
你可听见阿妹
叫阿哥

这首如天籁之音的歌曲，实在太熟悉了。词曲简短、精炼，清新、质朴，婉转、低回，无论看着还是听着，眼前都能呈现一幅让人心动的画面：

月光下，留守在家的阿妹，抬头看见悬挂在天空的明月，远望那朦胧的

群山，低头细看脚下那涓涓的小河流水，见景生情，从心灵中迸发出柔情万千、缠绵悱恻、悠然、缥缈、痴情、雅洁、感伤、凄婉，倾诉着对马帮阿哥无尽的思恋与情意，飘向那阿哥所在的远方……

《小河淌水》于1953年由云南歌手黄虹在北京首演，俘获了无数人的心，很快风靡全国，传唱世界，成为中国民歌经典之作，被西方音乐界誉为“东方小夜曲”。

所不同的是，西方小夜曲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，由青年男子夜晚对着情人的窗口歌唱。《小河淌水》却是女人唱给情郎听的，情郎其实没听见，抒发的是自己的内心。

有人说，“真挚比技巧重要，所以鸟总比人唱得好”。话虽难听，却不无道理。

我特意在网上检索了一下，当代有七八位歌唱家先后演唱过《小河淌水》。云南话“是锅不是哥，唱雪不唱水，说耶不说月，读尼不读的”，黄虹的演唱带有那个年代民歌演唱明显的乡土气息，嵌入云南方言，地方风味浓郁，有原生态的感觉。后来其他人的演唱，各自演绎，各有千秋。但我想，如果把原本简洁的曲调弄繁复了，或者过于炫技，虽华丽却有失纯真，真诚深沉的味道和浓度，会失色很多。

走在文胜古街街心路面的引马石上，看着两边密布的铺面和大马店斑驳破旧的木门脸，能让人感知到当年马帮在这里的络绎不绝、浩浩荡荡，仿佛还有门脸背后深情打望、夜夜盼郎归的幽

四处传扬；招来了一滴滴晶莹剔透的露珠，依偎着它们的娇媚旋舞虹彩；引来了一群群蜂蝶，围绕着它们嘤嘤飞舞，住在花心里，倾听樱花们甜蜜的故事。观赏者群集而至，东一堆西一簇地在樱花树下拍照留念。

樱花把春天营造得如此壮观辉煌！一株株不起眼的小植株，要长成一株株巨型的花树，形成一道道花的瀑布，该是经历了怎样的一番艰难曲折？一年开一次，开一次要抽一段新枝，分几丛绿叶。开罢后，新枝变成旧枝，鲜叶化为陈叶，而新的孕育又从旧枝上开始，整整一年时间，日升日落，月缺月圆，餐风饮露，听雷沐雨，把天地间诸般元素吸收了，调节了，为新的一年花朵绽放做着准备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樱花又绽放出密密层层的新鲜花朵来。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自我涅槃的过程呀！

樱花盛时短暂，花开花落为时一周。事隔一周，我们踏足樱花林间，落花已在密密层层的绿叶之间，纷纷扬扬，漫天飞舞，像林梢上泛起一抹抹红霞，又像朵朵粉红色的云朵飘飘悠悠地落了下来。落樱与阳光互相辉映，幻化出绚丽的色彩，它们仿佛要燃尽最后的生命，将大地尽染。满地落樱铺成了锦绣的樱花地毯，让人不忍踩踏。花儿随着轻柔的春风，一瓣瓣不停地飘落在我发丝、肩上和脚边。

我拾得几片淡红色花瓣，置于掌心观赏良久，它们散发

怨情影。

思恋与幽怨好似一把刀，美好而残忍。一旦唱出来，无论大胆直白，还是隐忍含蓄，每每都能戳到人心最柔软处。

一路陪同我们的周美润，就出生、成长在文胜街道，现在是弥渡县花灯剧团团长、弥渡民歌非遗传承人。他告诉我，“十个文胜人，九个会唱灯”，而《小河淌水》几乎人人都会唱。

午餐的时候，大家不自觉地由《小河淌水》聊到民歌的情趣。周美润说，民歌很多都是情歌，虽然也不乏直接且大胆的，但一般还是很含蓄很艺术的，常常一语双关，欲说还休，如能领会，则意味无穷。

午餐快结束的时候，周美润即兴献唱一曲：

霜降时节夜风凉，
小星星点点照愁肠。
那要出门赶马去，
留妹家中好孤单。

周团长唱得很投入很深情。问起歌名，他叫《赶马调》，是阿哥唱给阿妹听的。

临离开密祉的时候，周美润很得意地告诉我，2011年，以《小河淌水》为代表的云南弥渡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70多年来，《小河淌水》不断被许多中外歌唱家用各种唱法加以诠释，还被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改编为钢琴、小提琴、古筝、二胡、竖琴等器乐曲演奏；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演唱的《今夜月明》，其旋律就是《小河淌水》的旋律。

在弥渡，在密祉，山还是那座山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小河仍在潺潺流淌。只是茶马古道和马帮，早已淡出了历史舞台，曾经繁华喧闹的驿站，大都已呈凋敝的景象，只能供人凭吊了。

可由茶马古道和马帮衍生出的《小河淌水》，至今仍被广为传唱。这旋律，这歌声，真诚而质朴，有情更有爱，作为岁月流水的回声，穿越时空与地域，注定还会永久流传，经久不衰。

“非遗”助力文旅，至少在中国已成常态。“《小河淌水》诞生地”如今果真已成品牌，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和打卡地。成群结队的寻访者拉动了当地的文旅产业，已然打造出新的经济增长极。

或许，这就是文化的魅力，文化的力量。

出生命最后的美的光辉，不忍离开这个令它无限眷恋的世界。

一日，收到朋友寄来的包裹，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罐腌渍樱花。朵朵粉红色的樱花被朝露似的盐粒包裹着，无声无息地躺在玻璃瓶中。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它们曾经花蕊翻卷如云、层层叠叠地绽放在樱花林中的情景。我用微信感谢寄花的朋友。她说，这腌渍的樱花，必须是用当季上好的八重樱做原料；要选开至五到七分香气浓郁的花朵，连花梗一并摘下；随后经过水洗、晾干、盐渍、脱水、醋渍和阴干六个步骤才能完成，最后撒上盐粒装瓶保存，可用来泡茶、佐餐、制作糕点等。我从瓶中取出几个花苞，用水冲掉表面的盐粒，泡在茶杯中。几分钟后，一朵朵樱花绽放开来，在水中翩然起舞，一缕缕香气悠悠地在房间里弥漫开来。轻轻地啜饮一口樱花茶，淡香沁人心脾，我仿佛又置身于阵阵樱花雨中。

樱花一年一度拼尽全力地缤纷，绝不是为了炫耀，也不是为了献媚，只是为了向人们展现对生命意义的理解，展现它们与生俱来的风骨与风采。从这一层再看花开花落，便真是两由之，两相欢。经春夏秋冬再经春，花谢了还会再开。花开花谢，花儿的美留在我的心灵深处，爱着彼此的生命，珍惜着我与花儿得以邂逅的这份喜悦。

我们这一生中，见过无数花开，也看过许多花落。花儿给欣赏者带来愉悦，却不单只带来眼目之娱。它应该是一个奇迹，更应该是一种超凡入圣的孜孜以求。我们爱花，爱的是生命的热度与力度，爱的是生命本身。

我必得历经尘世粗粝的打磨，才能洗心历练，才能出落成花的模样，光明、简单、绚烂、清澄、敦厚、圆润，无挂无碍，无怖无恐。我必得要花费很长时间，走过很长的路，才能读懂花儿，并且非常幸运地借每一朵花儿，建构自己的格局和人生美学。

由美国西雅图返回故乡广东台山旅行，半年前已经还乡的朋友阿楠驾车上门，说带我走田园，去感受当今醉美乡村风情。我略为奇怪，好想问是什么“醉美乡村风情”？虽说离乡不过短短几年，这地方终究是我老家，即使藏在乡村深处的优美风光，有可能在我眼帘下流失吗？

阿楠最大的业余乐趣，就是在节假日背上一台相机，或独自前行，或邀摄影发烧友去大江南北拍摄美景。喜马拉雅山的雪莲、天山的驼铃、塔里木沙漠的仙人掌……都先后进入阿楠的镜头。不少认识阿楠的朋友外出旅行前夕，先会向他打听好看风景位于何处，他俨然成了编外导游。后来在海外几年，阿楠尚需熟悉环境以及打工谋生，然而只要听闻何地风光优美，再忙碌，他也尽量抽出时间赶去拍下来。半年前，为了筹办中外两地乡村风情摄影展，他特意返乡，陆陆续续拍摄了许多照片。

阿楠开车驶出高速公路，走上两车道的乡村公路，有许多私家小车迎面而来。只见田间无际，小桥流水，青翠欲滴。于是我忍不住问：“现在走田园，亲见之下不算醉美乡村风情？”阿楠笑着说：“而今乡村面貌焕然一新，你不一定认得了。走田园，沿途会有更多风景，等待我们前去逐一欣赏。”

纵目远眺，望乡野宽阔，天空蔚蓝，山光水色。天色尚早，远山朦胧，云雾缥缈；小河流水，林木参天，绿草铺地。虽是走马观花，心内悠然，眼睛不觉疲惫。耳边顿时萦绕着宋代诗人徐玑笔下描述的《新凉》：“水满田畴稻叶齐，日光穿树晓烟低。黄莺也爱新凉好，飞过青山影里啼。”

忽然有一条村路进入眼前。村子名叫草坪里，位于台山市水步镇。为什么叫草坪里？或许是立村以来村子前后左右长满了杂草，才随机起个通俗的村名？但见村里有精致的牌楼、喜庆的灯笼、五彩的旗帜、宽敞的村场、修旧如旧的侨房。这一刻我醒悟了，走上经济发展快车道故乡，就算一些相对偏僻的乡间村子，出其不意重现在人们面前的，都有翻天覆地的

一场巨变。车子驶过石桥，在古色古香的牌楼下，与阿楠熟悉的骆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们。骆先生直截了当说：“要观赏村子风光，先上百年书院阁楼。”

◎零时差

走田园

陈灿富（美国）



《碉楼》（局部） 蔡心

百年书院，融合了中西方风情建筑风格。站在观景阳台或远或近观望，扑面而来的，是一阵阵花草树木清香飘逸。草青绿、水泛波、树迎风、人欢腾，村子就如一幅山水画。

台山是中国著名侨乡。饱经风雨沧桑的古老侨房，钩沉起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。犹记得深山土匪祸乱，日本人蹂躏欺凌，海内外父老乡亲捐钱捐物，先后建起了一幢幢碉楼或洋楼，可防土匪，可打日寇，可避洪涝；树下陈列的一列火车模型，使人不禁想起远去的年月；1905年，旅居美国西雅图的台山华侨陈宜禧先生，发起兴建了中国第一条由华侨集资、设计、建造和经营的侨资铁路——新宁铁路；池塘边的码头，叫人仿佛看到200多年来侨乡先行者们搭上一叶小船，漂洋过海抵达外洋淘金谋生的背影；弯弯小道上的一棵棵树木，使人依稀看见村人翘首期盼海外游子风尘仆仆归来的场面；村子靠近晒场上的一面壁画，又展示了现代新农村欢庆喜悦的情景。

阿楠问我：“有无宋代诗人范成大描述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画面？”他低声吟道：“新筑场泥镜面平，家家打稻趁霜晴。笑歌声里轻雷动，一夜连枷响到明。”

我会心一笑：“你不是说过醉美乡村吗？当年范成大退居家乡写的一组大型田园诗60首，都在草坪里呈现了吧？”

历史总会往前行的，也会铭刻在人们的心灵。这些年，各级政府倡导乡村全面振兴，建设新家园，海内外父老乡亲高度重视乡村村容村貌建设，一次次同心协力，将草坪里打造成集田园风光、有机农业、特色餐饮、华侨文化和时尚民宿于一体的乡村，展现了人民群众圆梦小康的奋斗历程和美好愿望。今时今日，在草坪里，你可以坐在码头吹吹风，可以在桃园散步，也可以在壁画前拍照。故而阿楠出发前，取乐地要我去感受当今醉美乡村风情。

正值午间，但见热烈阳光照耀下的乡村，美得让人沉迷。我依然陶醉，闻得阿楠说：“我筹办的中外两地乡村风情摄影展，最重要作品，缺不了当今故乡风景。”

◎人世间

都梁赏樱

张佐香



《樱花》 李咏森

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这首诗偈，述说了内心的自由，同时也契合了《心经》所传达的“观自在”。可见，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有启智之效。

蔚蓝色的天穹间，绸缎一样柔软的春风轻轻地吹拂着，天空中的云朵，如含苞的花朵，一团团地舒放。春风吹拂着樱苞，樱花盛开了。一连几个夜晚，我在梦中都已置身于樱园之中。

古人云：“惜花春起早，爱月夜眠迟。”观赏樱花最美的时刻，是一日之晨。从窗扉透射进卧室的第一缕曙光把我唤醒。我和约好的几位朋友怀着无以名状的喜悦心情，来到位于江苏盱眙的都梁公园。樱花盛放，映入眼帘的是满树的色彩。和煦的阳光洒满了大地，阳光下，与樱花共生的林木都绽放出鲜绿的光彩。

行走在樱花大道上，凝望着绽放的樱花，一重重淡红色的花瓣、粉红色的花瓣、紫红色的花瓣，以其充沛的张力盛放着，仿佛将它体内贮藏了整整一年的能量猝然释放出来似的。我特别喜欢樱花这种决绝滚烫之心。樱花一重重、一卷卷、一簇簇地用尽全力地开放着，心甘情愿地开呀开，开到荼蘼，开到灿烂不能再灿烂……

樱花品种繁多，我最喜爱的是八重樱。它的花瓣多重，花色纷呈。在我们眼前，淡红色的八重樱重重叠叠地开满凌空的枝丫，紫红色的八重樱成簇成簇地挂在细长的枝梢上，像垂柳一般几乎垂到赏花人的脚下。樱花一团团、一簇簇地怒放着，一株树连着一株树不断地怒放着，形成了飘浮在空中的红云。我用心灵的耳朵谛听，盈耳的是花儿竞相竞放的瑟瑟声，连带着心里仿佛也开满了花儿。

我仿佛听到了樱花们控制不住生命的喜悦，笑出声来。声音是那么甜美新鲜，吸引了一阵风和暖的风，在它们的花瓣上亲昵地抚摸，把它们美艳的故事